

太平天國
革命野史

翼王傳

朱貞木著

續集

太平王
革命野

朱

圖書館
蘇州工業學院圖書
史翼藏
書
查著

王

傳

續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太平天國革命史翼王傳續全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者 朱 貞 木

發行人 張 瑛

發行所 上海廣東中路128弄203室
上海廣藝書局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太平天國革命野史
翼王傳目次
全 續

第四章 從此名王淚沾襟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五章 一腐儒耳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第六章 莫將成敗論英雄……………六五

太平天國革命野史
翼王傳 續全

第四章 從此名王淚沾襟

1

翼王自從匆匆從天京縋城逃出後，原意不過是暫避韋氏加害之心，本想回到軍中，仍一意應付軍事，先掃清大江南北，然後再興師北伐，戡定中原，誰知翼王還未到達軍次，後面探馬，早接二連三的飛報，說北王在翼王走後三天，竟將石府全家老稚十餘口，殺得雞犬不留，翼王正在馬上，忽聞此言，氣急攻心，不由大叫一聲，倒撞於馬下，左右急忙上前救醒，其時四姑娘因執筆文牘機要，也隨侍在側，忙將翼王從地上扶起，攙入左近一座荒廟的大殿上，四姑娘忙取出行軍急救丹，將開水向翼王口中緩緩灌下，旁邊侍從們都分列兩邊，做聲不得，仍由四姑娘用手在翼王胸口慢慢的揉抹，大約過了一頓飯時，纔見翼王悠悠醒轉，睜眼一看，身在廟中，四姑娘正坐在身邊為自己撫摩胸腹，傍邊將校們分列殿前，一個個面帶急怒之容，想起方才馬上所聞金陵消息，不由長歎一聲，從虎目中流下幾行眼淚來，四姑娘見翼王醒轉，忙和聲勸慰說：「事已至此，徒然憂傷無益，父王萬金之軀，還該爲國珍重才是」。翼王聞言，目視四姑娘，點頭說：「兒言何嘗不是，可是我爲國馳驅，本早置

室家於度外，只是匈奴未滅，大業未成，不料自己人先有此閭牆之門，我何嘗爲家庭落淚？乃爲國事前途憂慮耳」。幾句話說完，殿上殿下多少將士，無不感歎泣下，四姑娘想到以翼王的忠誠爲國，竟遭到如此悖逆之事，眼看天國前途，黯淡得很，翼王雖說未嘗顧念家室，但人孰無情？ he 上有七旬老母，下有嬌女稚子，如今一旦盡死於賊手，如何叫他不痛？四姑娘也不由雙淚盈盈，沾襟盡濕。

翼王自從得到前信之後，心中說不出的悲憤，次日精神稍復，就率領將士飛一般的趕回安慶去，誰知到了安慶還不到幾天，忽然又接得天王宣布北王韋昌輝的罪狀，在京立予處決的諭旨、翼王這才知道殺人者人亦殺之，這樣一個獷悍陰鷲的韋昌輝，竟不到一月，也步了東王後塵而去，雖然北韋罪有應得，但從此天王左輔右弼的人才，益發凋零，國事前途，益發慘淡，這一晚明月在天，翼王因白天接到北王全家處斬的旨意，心中萬般感慨，二更以後，兀自睡不着覺，就緩步走出營前，舉頭一看，時至八月中浣，月色皎然，清澄無比，聽了聽軍中萬籟無聲，只聞刁斗，不由想到當年邂逅天王，同負大志，立誓作一個奇男子，不願老死牖下，這才棄了家業，投身革命，八年已來，天幸人心歸附，已創得個千辛萬苦的局面，只望掃平胡虜，恢復中原，萬沒想到功業未成，猜嫌已啓，自己往日在天京時，往往爲羣小所嫉，後來自己連年領兵在外，他們也就無可如何，北韋東楊的慘死，裏面難免不是安福二王的鬼域，（按即安王仁達，福王仁發，皆秀全族兄。）自己若不急流勇退，早晚也要

爲韓彭之續，翼王想到此處，真是萬念俱灰，不由仰天長歎，慨然自語：「大丈夫願建功立業，何必依附他人？我非弱者，何不自爲之所？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左邊一叢野樹中有簌簌之聲，翼王立即按劍斥問：「什麼人藏匿林間？」隨着翼王這一聲斥問，立自林間走出一個人來，月下望去，只見一個女子身着玄色短衣褲，外罩淡青色細呢斗篷，頭上髮髻垂於肩上，左右各繫明珠一粒，月光下顧盼生光，原來是義女韓寶英，便哦了一聲說：「兒爲何一人潛身林後，在此竊聽？」四姑娘檢衽答言：「兒並非竊聽，因見父王心緒不寧，睡眠不穩，一人到此步月，放心不下，故此暗地隨來的」，翼王說：「原來如此」，翼王見四姑娘面有淚痕，問她何事悲切，四姑娘歎着說：「兒本身一無牽掛之事，可以使兒倚心，只因方才聽了父王所說：『大丈夫欲建功立業，何必依附他人』這句話，一時有所感觸耳」。翼王素賞四姑娘機智善變，聰明絕頂，因此每有難決之事，總與她商酌，她雖是個女孩子，却極有見地，往往說得非常中肯，此時一聞四姑娘這幾句話，翼王便伸手挽定四姑娘纖腕，說了聲「兒隨我來」，二人就走到營後一處土山脚下，那裏林木茂盛，地頗幽靜，翼王也在一方石頭上坐了下来，重又望了望四外無人，才低聲向四姑娘說：「我方才的意思，妳已知道，但是姊看我這個辦法如何，可使得使不得？」四姑娘見問，就長歎一聲說：「依女兒看來，朝中同室操戈，人才凋落，衰象已現，天王安居天京，不思北伐，但圖苟安，豈能成事，方才父王所說，正是一個好機會，不過吾力爲人用則已多，爲己用則尙少，不如東連苗捻北進江左，

以太行山爲根據，網羅燕趙豪俠之士，馳騁晉燕之郊，直窺虜廷，曾左輩銳意圖南，無力北顧，名正而勢順，使虜廷顧此失彼，此窺弱攻昧之機，亦千秋萬世之大業也」。翼王聞言，點首者再，既而說：「不過我既不爲天國所使，豈甘與苗捻結合，我意不如西取巴蜀，蜀中古稱天府之國，天險之地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此昭烈所以興也，且長江上下，有太平軍縱橫千里，大河南北，有苗捻流竄不息，虜廷已疲于奔命，吾儕得川以後，正可養精蓄銳，爲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之謀，此實中國之扶餘，大有可爲」，四姑娘見翼王一意圖川，雖覺並非上策，但也並非不可爲，當時也就不再堅持異議，翼王以爲她也同情，心意更加堅決，到了次日，就與四姑娘和部下幾員心腹將校，計議進兵川中之事，正在此時，忽然接到天王手諭，招石氏回京，將付以國政，翼王就將來諭遞與四姑娘觀看，四姑娘便問父王之意如何？翼王歎著說：「中道相棄，果然是我爲德不終，有負天王處，但目前中朝，已漸見亂萌，韋氏雖已伏誅，爭奈僉壬盈庭，上下逐利，尤其是安福二王，愚而貪利，將來亡天國者，必此二人，吾既無力廓清君側，徒去無益，不如復書以絕其意」，父女二人一夕話，算是決定了未來的大計了。

翼王自絕洪氏以後，從安徽省城安慶起，帶着他的精銳老萬營七八萬人，猛將驍將之在安慶者，一齊出發，擬由湘北入湖入川，但長江上游，彼時曾國藩、胡林翼、駱秉章、官文等，都十分注意武漢一帶，上游荆襄等地，爲入川門戶，更有重兵防守，翼王深知不易過

去，於是改變計畫，竟由安慶南入徽寧，擾及浙江衢處邊境，原想再由福建假道廣東，自粵西入川，後來爲節省兵力計，又從江西撫建瑞昌等地西入湘東，再由衡永一帶，深入黔桂，復又自桂繞滇，由滇入川，爲的是要避過長江上游，川湘這一路清軍的防堵，這樣一來，作書的人筆尖兒搖動一下，果不是什麼難事，可是他以十餘萬大軍，往來皖、贛、浙、閩、湘、滇、黔、桂八省之廣，才得到達四川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縱橫六七年，大小數百戰，官兵聞名喪胆，見旂亡魂，其中有幾局關係全局的大戰，可見翼王當時用兵的神妙。

咸豐八年之夏，亦即天國太平七年之夏，其時翼王統率各勁旅，已由江西東入閩北，江閩二省交界，中間却隔着一條大山嶺分界，北起仙霞嶺，南迄武平，綿亘千里，最爲險要，翼王並非欲佔據浙閩，不過想假道汀州一帶，南入廣東，以通黔川之路，可是他這一個舉動，不但將清廷統兵大帥曾國藩張皇失措，就是閩浙兩省的督撫，也慌了手脚，紛紛向曾營請兵援救，曾營越發分撥不開，翼王見清營慌亂，心中好笑，因知曾國藩却是個勁敵，此人如在，將來太平軍終要受他的禍害，自己雖已絕洪，但也不能過於坐視，此刻江西軍事，清軍本已漸漸得手，其時李秀成尙未露頭角，其餘楊輔清、黃文金、羅大綱等，都是攻城奪地之才，而無運籌決勝之策，翼王知之最深，此時見他們已有些竭蹶，便又由閩入浙，以期擾亂清軍的後路，並斷他們的餉道，因此竟將自己入川之舉，反倒延緩，於此也可見翼王對於洪氏，始終不忘舊義，這也是翼王爲人的忠誠，與其他太平人物不同之處。那知翼王雖然念

驚情殷，時時在明裏暗裏協助太平軍，那知道東王族弟輔王楊輔清，因領兵在外，當時並未爲北韋所誅，可是他聽信傳言，東王之死，石達開也同在席間，就認爲韋石協謀害死東楊，雖不敢明目張胆，攻擊翼王，心中却甚懷恨，此時翼王先踞福建浦城，嗣因楊輔清戰事不利，翼王便潛兵入浙境，擾亂衢州處州等餉源之路，楊輔清才得突圍而出，反佔據浦城，有不令翼王回閩之勢，翼王部下，無不憤怒，都請向楊輔清興問罪之師，翼王不許，那知楊輔清佔領浦城，仍襲用東王旗號，並聲稱要與東楊復仇，翼王一看，知道太平軍中將領，只知道有己，不知有國，必要失敗，就一怒離去福建，重又折回江西，決計不再假道廣東，而改由江西的瑞州臨江一帶，西入湘東，大兵所至，於是江西全省的清軍，又起恐慌。

當翼王大兵南留閩北的崇安光澤與閩西的建寧邵武一帶，曾國藩就提出四路入閩，預防回竄江西的計畫，因他從未對於太平軍中將領，就是懼憚石達開，他的奏摺中，曾有：「賊渠以石逆爲最悍，其誑惑莠民，張大聲勢，亦以石逆爲最謠」等語，所以他就實行四路入閩之策，第一路他本人親率大軍，由鉛山入分水關，直搗崇安，由崇安而東北，可出小關仙霞嶺，仍趨廣豐玉山一路，第二路由崇安而南，又分三路，左路出達陽葉坊，以至延平，西路出光澤龍湖，以至建寧，中路出麻沙舉口，而至將樂，以達汀州。曾國藩最憂慮的，就是怕翼王回到江西境內，因此商經撫臣耆齡，派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劉長佑一軍，由撫州移防新城瀘溪，嚴扼於杉關等要隘。但翼王用兵如神，豈是清軍所能阻扼，當即分飭各部，化

整爲另，沿着江閩交界這一條長線，北赴瀘溪，南迄長汀，有隙必乘，回擾江西，令清軍防不勝防，這一來真個使得曾國藩毫無辦法，只有瞪着眼睛看着石部北自新城石城，南自瑞金武平一帶紛紛侵入江西，惟有江西安仁所駐石部，乃經略楊在田所部，這楊在田原是廣西起義時的老黨，可不是翼王直接的部下，直到翼王與東北兩王統率水陸大軍，共下武漢之時，楊在田才正式撥歸翼王部下。此人驍勇善戰，本爲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因此官職也到了經略的地位，東王本甚信用他，惟翼王雖知其勇，但亦知其殘忍好殺，性褻自傲，自以爲係東王謫系部下，因而稍有尾大不掉之態，翼王本不願要他，可是在翼王逃出金陵，絕洪自立，曾向部下說明自己有入川獨立之意，願從者從，不願從者或仍歸天國，或遣散歸田，那時在田偏又向翼王自矢忠誠，願意相從入川，翼王自然感謝他們的好意，從此對他也格外親任，但楊在田生性難改，自以爲急難相從，便是極大的功勞，便又有些驕妄自大之態，每常用兵之時，翼王部署一切，他常常要擅自作主，譬如命撤退的，他偏要堅守，命停兵的他偏要進兵，不過他的此種擅自行動，好在還是向前的，而不是退後的，比方說翼王認爲此城不必再守，命他撤退，他却認爲有堅守必要，竟不肯撤，却不是翼王命守，而他棄城逃走，因此雖然不遵將令，但還不算退縮，翼王在此時期，不願馭小過嚴，也就不去問他，因此他越來越自專，有時也頗妨礙行軍大計，翼王自然不能滿意。咸豐八年之秋，楊在田正守江西饒州府安仁縣，其時江西省內，從湖口起，北至建德東流，南至鄱陽，東至浮梁樂平，直到皖南祁

門休寧，都在清軍勢力圈內，且翼王意在入川，更無北進之理，所以認爲江西北境，實無再守必要，必須一力從南境新城石城瑞金一帶，或入湘東，或入粵北，因此加派得力人傳令安仁守將楊在田，命他棄守安仁，直下瀘溪，以拊曾軍入閩的劉長佑一軍之背，或者西指南城，與新城大隊，取得犄角之勢，誰知楊在田自恃勇武，口頭雖不能不從，事實上仍是死守安仁，以圖一逞。其時曾國藩駐軍弋陽，命按察使銜卽選道張運蘭率領主簿吳國佑，會同候選知府黃文瑞，分兩支大軍圍攻安仁，又調平江營戰船及水師濟勝軍，扼截安仁河面，使城內楊在田所部不能南渡。時當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晨卯刻，清將張運蘭在青山鋪命老湘營一二旂伏於山右，副湘營吉左伏於山左，自率六旂及侍勇，出中路誘敵，楊在田在城上望見官軍不多，遂出城進擊中路，那知張運蘭本是誘敵之計，一見楊軍來攻，立卽鳴鼓爲號，左右伏兵一齊殺出，黃文瑞一支軍，又分三路馳到，清軍立刻成爲上路圍攻，楊在田那裏還能抵抗，慌忙退入城中，清兵早如潮水一般擁到城邊，任憑城上如何堅守，矢石如雨，爭奈清軍數衆，捨了正面，全從兩旁攀堞而登，縱火先燒民房，以斷街道，水師戰船，又自南面轟擊，一到此時楊在田也就不能不棄城潰走，張運蘭又率衆出東北門，分路追殺，一路又擊斃楊軍數千人，溺斃者千餘，被水師砲擊轟斃者數百，生擒者一百七十六名，其餘印信官照驪馬袍帽旂幟軍械之屬數千件，一路又遇黃瑞文、吳國佐各部清兵，追殺二十餘里，殺的楊在田片甲不存，望北而逃，也無顏再回新城來見翼王，只得向廣豐玉山而走，逃到楊輔清軍

中，因他知楊石不和，自己只要痛罵一頓石達開按兵不救，楊輔清定能收留的，果然楊氏聽說石氏部下來投，問明情由，竟留他一同鎮守玉山，從此楊在田便算背了石達開。

楊在田雖非翼王嫡系，但在清軍方面的奏報，當然張大其詞，侈言光復安仁，擊潰石逆大股，也好騙得清廷的爵賞，誇耀曾營的戰功。

再說翼王聞報，知安仁失守，守將楊在田北走玉山，已投入輔王帳下，翼王對此軍本不重視，安仁又不欲再踞，是以對此戰敗之訊，僅僅付之一笑，但是又據探報，曾軍率領大隊，擬由杉關入閩來犯，他略一展顧當前形勢，早已有主意，便命將順昌將樂光澤建寧一帶大隊，撥出精銳，由自己率領，潛向江西新城進迫，所贖的部隊，命他們各自緊守防地，可守則守，不可守則棄之而西，隨了大隊，以為聲援，分向贛邊的瀘溪、南城、新城、石城、瑞金、會昌一帶侵入，好使清軍防不勝防，分派既定，自己統率老萬營精銳以及各路強兵勁將，六七萬人，直搗新城，新城清將，如何能抵敵得住，一鼓便下了新城，其時清軍營裏，人人知道石達開是一個好人，但人人當他是長毛，又人人怕他的用兵如神，一聞石達開三個字，簡直人人害怕，此時翼王大兵一到新城，自然早有探報說是石達開親統大軍來了，只要有這一句話，足夠可以連下數城，直用不着去攻城折將，這就叫軍威所至，先聲奪人哩。翼王一經占了新城，新城乃自閩入贛省腹地的要隘，又是撫建的門戶，自然使得曾國藩十分憂惶，飛札守將劉長佑嚴加防堵，翼王早已知道劉長佑原駐杉關，必要回師來攻，可是

自己志在入川，唯一的要着，就是通過贛省腹地，以便直入湖南，所以將全部人馬分爲四路，第一路由自己親率老萬營精銳五萬人，進攻新城，擬自新城北經南城，直攻宜黃崇仁，以便從臨江瑞州一帶，西入湖南醴陵，第二路命族弟石鳳魁之兄石鳳倫率領老長髮三萬人，即清軍號稱石國宗老長毛的便是，此路由瀘溪貴溪一線，直拊饒廣之背，其實却是虛張聲勢，無非牽制湖口、浮梁、景德一帶清軍不敢南下，然後與新城臨川等地清軍，取得犄角之勢，以爲大隊假道撫州臨江時的聲援，不致被贛北清軍切斷。第三路名曰花旗，行軍以繡花呢爲幟，大半皆係南康萬安贛縣等地土匪投順翼王者，爲數約兩三萬人，翼王命何名標爲先鋒，檢點傅忠信輔之，令他們全軍分成南北兩路，北路由閩之建寧窺南豐廣昌，二者伺隙西取其一即可，南路由閩之寧化窺石城，進擊寧都。第四路爲廣碼，是爲當時一種稱謂，意即自粵東西起義時即招納之亡命，强悍善鬥，清軍最爲懼怕，翼王命都督羅大全，檢點盧鳳管統率，羅爲丞相大綱族弟，驍勇善戰，爲石軍五虎之一，此路令由福建長汀，經新樂山，窺江西瑞金，然後西取雲都，南攻會昌，再候軍令。翼王分配調度既畢，便自統老萬營由泰寧進駐新城，到了新城，劉長佑一軍始由杉關出截，翼王知道劉長佑並非武人，然頗有胆略，於是想定計破他，密令部下如此這般調度了一下，自己就退到新城之西黎水東岸扎營，城中留守一部勁旅，以成犄角之勢，然後向劉長佑搦戰。

劉長佑得到曾國藩的飛札，說是石達開親率大股賊匪，直撲新城，須要加緊嚴堵，勿使

回竄入贛，心中一時亦喜亦懼，原來劉長佑是個候補道，功名心最重，他眼看過去像李續賓，李續宜兄弟，李孟羣、彭玉麐等，都是不數年間，自州縣直陞到藩臬監司李續賓更加了巡撫銜，這一帆風順，無非是立了幾次戰功，用革命人物的血，來染紅了自己的頂子，自己所部不弱，平時又得曾帥的重視，此番極想借了這大名鼎鼎的石達開，得一個勝仗，豈不就有不次之賞？所以喜者就是爲此，但石達開可非比常人，又自親統大兵，有五六萬人之多，要想一仗勝他，談何容易？所以懼者也就爲此，然而結果功名之心，終勝過畏懼，於是暗暗的從杉關起，沿了閩邊的毛家隘、黃土關、猴形隘三處，贛邊的破石高極兩處，以及沿洵溪水一帶，全都分扎部隊，以圖截住石部，不讓他進入江西，可是他忘了部下人數不多，如果在這許多地方設防，軍力自然單弱，何況翼王用兵，智勇雙絕，如何能叫一個劉長佑阻住在閩邊，而不能攔入江西呢？真要如此的話，他又怎樣從江西殺入四川呢？此時單說劉長佑在上述各口上，都扎了兵，自己却打算獨當在猴形隘口上，那知翼王軍行神速，還在劉長佑尚未到達猴形隘之先，他的前隊早佔了新城，探馬飛報到劉長佑軍前，劉長佑嚇得跳了起來，一想既已佔了新城，不如趕快將防守各隘兵士，向西移動，一齊分扎在洵溪水兩岸，準備夾攻新城，他那裏料得到佔踞新城的，僅僅是石部的先鋒隊賴玉新，翼王正想猴形隘形勢險要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，如劉長佑在此安上一支重兵，自己便難過去，因此才叫賴玉新打着自己旗號，衝枚疾走，襲了新城，故意揚言石達開已佔領新城，其實自己還在猴形隘之

東，儘等劉長佑的守兵向洵溪水一撤，人馬立刻飛渡猴形隘，竟不費一兵一矢，等劉長佑得悉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翼王輕騎領着三萬老萬營，偷襲了猴形隘，真是兵貴神速，半天的工夫，已經到了新城城外，因沒有佔城的必要，他相度了一下地勢，就將三萬人分成三起，一萬人駐紮城西黎水東岸，與城內賴玉新成了犄角之勢，以備互爲應援，以一萬人繞出黎水，紮在新城以北的西埠地方，背了黎水，以防劉長佑從杉關逕渡洵溪水來襲擊後路，另以一萬人沿了黎水西岸，北襲硝石，以備直取南城，並且命令西坪一支人馬，東防杉關西出截斷硝石一軍的後路，所以人不許卸甲，馬不許離鞍，隨時可以進擊杉關出來的清兵。可憐劉長佑作夢也想不到人家佈置得如此嚴密周到，一聞新城失守，立即領了西移的人馬，沿了洵溪水直向新城，翼王得報，忙又飛飭西坪一軍，放過劉長佑沿洵溪而下的人馬，但聽號砲連鳴五響，再東出截其歸路，與新城守兵，和自己紮在黎水的一萬人，從三面夾擊，有進無退，天到日暮時分，劉長佑大軍已到新城北五里地方，翼王也不下令攻擊，只命準備隨時迎敵，但劉長佑也不敢輕進，在離五里的個山口紮營造飯，天到二更時分，劉長佑因急於成功，傳令三更向盡，留一千人緊守大營，其餘來劫外城黎水東岸的敵營，因清軍諜探工作不甚高明，所以竟探不出石翼王本人現在何處，多半還說他已經進駐新城哩。此時單要說劉長佑所部不過五千，除了留營一千外，帶了四千人衝枚疾走，不到半個更次，早到了新城北面，遠望黎水東岸敵營，

燈火尙未熄盡，且偶聞一二擊柝之聲，劉長佑知道敵營猜不到自己會來劫營，心中甚喜。要問劉長佑何以能斷定敵營不防劫營呢？原來劉長佑也是個老於軍事的人，大凡劫營時，如遇敵營中燈火全無，那就不能去劫，因他們知道劫營，才故意熄燈四散，準備一坐空營好讓敵人沖入時，一無所獲，然後才從四面包圍起來，以敗劫營之計，此時石營燈火未熄，刁斗聞，自然不是空營，於是劉長佑，一聲信砲，自己匹馬當先，沖入石營中去，那知沖到離營只有五六十步遠近時，還不曾見到敵營中有何舉動，雖然自己的人馬呼聲震天，敵營似乎並不驚慌，依然靜悄悄不見動靜，劉長佑到此，才有些懷疑起來，忙傳令人馬休進，但軍士們跑順了腿，離營又那末近，如何一句話就能止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大隊早已到了營前。號砲聲中，衆軍士向營中撲去，居然仍是一坐空營，劉長佑知道中計，剛傳令後退，只聽四下砲聲動地，喊殺連天，眼望南面火光影裏，人馬紛紛，正是從新城城內殺出的敵人，北面火光影裏，人馬更多，大概是伏兵，南北向當中一擠，竟將劉長佑的大軍夾在垓心，幸而劉長佑還算老於軍事，當劫營之時，有一個部下營官深怕黑夜劫營，孤軍深入，斷了接應，討得一千人馬，守在洵溪水下游的轉角處，以備接應，此時遠望敵營左右，四面喊殺連天，知道劫營劫出毛病來了，忙催動這一千人，趕到近處救應，正趕上劉長佑被兩路敵人包圍得沖突不出，忽見東北角上，敵人後隊紛紛倒退，知道那營官的救兵到了，就奮臂大呼「殺出圍去」，拚命向東北沖出去，衆兵士也知道前進則生，後退則死，大家不顧性命的一陣沖殺，